

朱子全書

修訂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1386459

朱子全書

第玖册



朱子全書

修訂本

〔宋〕朱熹撰
朱傑人 嚴佐之 劉永翔 主編



淮陰師院圖書館 1386459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本冊責任編輯：

黃書元

夏秀流

美術編輯：

嚴克勤

嚴文儒 顧宏義 校點

資治通鑑綱目(二)

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五

起戊申漢後主建興六年，盡壬申漢後主延熙十五年，凡二十五年。

戊申（二二八）

建興六年。魏太和二年，吳黃武七年。

春，正月，魏陷新城，孟達死之。

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初，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楙，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

舉郡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叡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先是，裨將軍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逼，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時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貶。亮問鄧芝曰：「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也？」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不但兵將不相失也。」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請須十月為冬給。」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躡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魏曹真復取三郡，以亮懲祁山，必出陳倉，使將軍郝昭城守以備之。

夏，四月，魏以徐邈為涼州刺史。邈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與羗、胡從事，不問小過；

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乃斬以徇。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

五月，大旱。

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大敗之。其使都陽太守周魴詐以郡降於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之。魏主叡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八月，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桓曰：「休以親見任，非智勇名將。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得休，則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戰於石亭，遜令桓、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斬獲萬餘，資仗略盡。初，叡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而休深入與戰，必敗。」乃亟進，聞休已敗，而吳遣兵斷夾石，諸將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路絕，進退不能，安危之機，不及終日。今疾進，出賊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多何益。」乃兼道進軍，而多設旗鼓疑兵。吳人驚退，休乃得還。初，逵與休不善，至是賴逵以免，魏亦不之罪也。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言於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

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於楚，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穉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使人說郝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魏以公孫淵爲遼東太守。初，公孫康卒，子淵幼，弟恭立。及淵長，脇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

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魏主不從。因有是命。

吳大司馬呂範卒。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望範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爲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

己酉（二二九）

七年。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

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吳王權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功於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汗。權追尊父堅爲武烈皇帝，兄策爲長沙桓王，立子登爲太子。以諸葛恪爲太子左輔，張休爲右弼，顧譚爲輔正，陳表爲翼正，謝景、范慎、羊衝等爲賓客，於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凝辯宏達，則謝景；究學甄微，則范慎。」羊衝私駁之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陋。」恪等惡之。其後皆敗，如衝所言。

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吳主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衆皆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

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議者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此皆似是而非也。蓋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圖，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震賀吳。權與盟，約中分天下。

吳以張昭爲輔吳將軍。吳主權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而出，權呼入，謂曰：「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遂罷酒。至是昭以病告老，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羣臣莫能屈，權復思昭，遣中使勞問，請見，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焉。

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慕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導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

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

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更改，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及尚書九官留武昌。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求見啓誨，騭條時事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且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魏主叡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爲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蕭何定漢律，益爲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馬、鄭諸儒章句，又十餘家。至是所當用二萬六千餘條，七百七十餘萬言。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覲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又詔司空陳羣等刪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

十二月，築漢、樂二城。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築漢城於沔陽，樂城於成固。

庚戌（二三〇）

八年。魏太和四年，吳黃龍二年。

春，吳發兵浮海求夷洲、亶洲。吳主權使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欲俘其民以益衆，陸遜、全琮皆諫，以爲：「桓王創基，兵不一旅。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人，風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衆。」權不聽。溫等遂行，經歲乃還，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亶洲絕遠，不可至。得夷洲數千人以歸，溫等以無功坐誅。

二月，魏立郎吏課試法。尚書諸葛誕等有罪免。魏尚書諸葛誕、中書郎鄧颺等結爲黨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爲四聰，誕輩爲八達，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以父居勢位，容之爲三豫。行司徒事董昭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樸忠之士，疾虛僞之人，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嘆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爲瑕釁。至乃往來禁輿，交通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也。」魏主叡善其言。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仍免誕、颺等官。

秋，七月，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九月，魏師還。魏曹真以漢人數入，請由斜谷伐之。魏主叡詔司馬懿沂漢水，由西城與真會漢中，諸將或欲由子午谷，或欲由武威。陳羣諫曰：「太祖昔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而斜谷阻險，轉運有鈔截之虞，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并言軍事用度之計，叡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丞相亮聞之，次於成固，亦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太尉華歆上疏曰：「陛下宜留

心治道，以征伐爲後事。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敵之釁可坐而待也！「少府楊阜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閱山險，已積日矣。轉負勞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散騎常侍王肅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途之行軍者也；又況深入險阻，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坡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彼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遠則周武出關而復還，近則武、文臨江而不濟，豈非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乃詔班師。

魏主觀如許昌。魏主觀如許昌，左僕射徐宜總留事。及還，主者奏呈文書，觀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竟不視。

冬，十二月，吳人攻魏合肥，不克。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吳尋退還，寵以爲：「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丞相亮以蔣琬爲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吳廷尉監隱蕃作亂，伏誅。青州人隱蕃逃奔入吳，上書求見，吳主召入，蕃陳時務，甚有辭觀。

吳主以爲廷尉監。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皆稱其有王佐材，於是蕃門車馬雲集。潘濬子嵩，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嵩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等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時人怪之。頃之，蕃謀作亂，伏誅。普自殺，據坐禁止，久之乃解。

辛亥(二三一)

九年。魏太和五年，吳黃龍三年。

春，二月，吳武陵蠻叛，吳主權遣潘濬擊之。吳武陵五溪蠻叛，吳主權遣太常潘濬討之。武陵太守衛旌奏濬姨兄蔣琬爲諸葛亮長史，濬密使相聞，欲以自託。權曰：「承明不爲此也。」即封表示濬而免旌官。

丞相亮伐魏，圍祁山。

自十月不雨，至于三月。

夏，五月，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殺其將張郃。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魏將郭淮等徹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于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

南園，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卻追之，至木門，與亮戰，中伏弩而卒。

秋，八月，魏令其宗室王侯朝明年正月。魏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吏察之急，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陛下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恩施惠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婚媾不通，兄弟乖隔。又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闈，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則聖世無不蒙施之物矣。」魏主叡報曰：「諸國本無禁錮之詔，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疏曰：「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贊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叡優文答報而已。至是乃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留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漸，關盛衰也。朕不見諸王十有二載，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丞相亮之攻祁山也，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更名平。會天霖

兩，平主督運，恐糧不繼，遣參軍喻指，呼亮來還。亮既退軍，平乃更言：「軍糧饒足，何爲而退！」欲殺督運以解不辦之責。又表言「軍僞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書，本末違錯。平辭窮謝罪。於是亮表其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爲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球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謂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也。」孝起者，陳震也。

冬，十月，吳人誘敗魏兵於阜陵。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王凌，伏兵阜陵以俟之。凌騰布書，請兵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曰：「知欲避禍就順，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又敕留府勿與兵。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魏主叡欲召寵還，給事中郭謀曰：「寵有勳方岳二十餘年，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闕，可令還朝，問東方事以察之。」叡從之。既至，體氣康強，乃慰勞遣還。

十一月，晦，日食。

壬子（二二二）

十年。魏太和六年，吳嘉禾元年。

春，三月，魏主叡東巡。魏主叡幼女淑卒，叡痛之甚，追謚立廟，葬於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爲列侯，爲之置後，襲爵。欲自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期月，而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況欲自往視陵，親臨祖載乎。願陛下抑割有損無益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將以避衰。夫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鄉邑。況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赤子而送葬哉！」皆不聽。

吳遣使如遼東，徙其騎都尉虞翻於蒼梧。初，虞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吳主權嘗與羣臣飲，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劍欲擊之。劉基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乃自喻於孟德？」翻由是得免。權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他日，與張昭論神仙，翻又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行，翻聞之，以爲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而遼東絕遠，往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爲人所白，復徙蒼梧猛陵。

秋，九月，魏治許昌宮。

魏伐遼東，不克。還，擊吳使者，斬之。公孫淵數與吳通。魏主叡使汝南太守田豫自海道，幽